

孽海俠魂

蕭逸梁羽生作序
怪才張寶瑞新作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孽海侠魂

下

张宝瑞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孽海侠魂

张宝瑞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 字数:460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04-03381-7/I·606 定价:29.80 元(上、下)

内容提要

清朝末年，内乱叠起，外患不穷，清皇室被迫西遁。江湖各派心怀异志，纷纷出动，明争暗斗，刀枪相向。大盗黑旋风屡劫皇驾，毙命“沉香楼”。太谷英雄会杀机四伏，奇女子子莺晓舍生救众侠。义女向昀为救父命，假扮太后，反遭恶僧劫霸，侠士尹福独闯龙潭，大闹少林。西域女色相勾魂，内藏杀机。一时间，在皇室西遁和东归的途中，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马嘶人啸、险象丛生。

“文坛怪才”张宝瑞的武侠小说倍受梁羽生、萧逸推崇，并欣然分别为之作序。

目 录

- 第 一 回 东归途慈禧忆绣鞋 黄轿中光绪怅枯井 (1)
- 第 二 回 华清宫醉听名胜史 始皇陵险遇火龙灾 (7)
- 第 三 回 贵妃池误入芙蓉浴 瑤光楼引出风流侠 (14)
- 第 四 回 遇洋女梦断长生殿 携姣娘智闯莲花寺 (21)
- 第 五 回 木兰花巧赚金葫芦 尹教头夜探僧人墓 (27)
- 第 六 回 惊毛驴宫女稳抱桶 栗秋梦太后颤伏地 (34)
- 第 七 回 数酷刑梦游幽冥境 忆韶华神思书童斋 (41)
- 第 八 回 斥淫僧贵妃护洁身 劫花轿英雄摔虚腿 (49)
- 第 九 回 鸣洋枪吓走花和尚 传秘史羞煞西太后 (56)
- 第 十 回 瑤光楼月下观奇技 玉泉院雨中会老者 (62)
- 第 十 一 回 无忧亭谁解无忧语 华山雨始晓华山径 (69)
- 第 十 二 回 释父囚侠女贵坚忍 论跋史义士叹女流 (76)
- 第 十 三 回 尹教头牵骡辨石榴 李莲英濯足遗铜盆 (82)
- 第 十 四 回 窥宫女私语窃私情 听侠姝心声星心印 (89)
- 第 十 五 回 潼关道皇族受袭击 少林寺向陶签文约 (95)
- 第 十 六 回 跪佛殿难赎千秋罪 闯少林易闯满庭香 (102)
- 第 十 七 回 龙庭居闲说后庭事 达摩同领教治安策 (109)
- 第 十 八 回 千古事皆装老僧腹 万里行只为达摩功 (115)
- 第 十 九 回 弹茶屑击毙蒙面盗 饮豆汁迷入剔肉店 (122)
- 第 二 十 回 王府姝细说深宫事 客店娘泼撒污水浴 (129)

第二十一回	荒郊野店风驱妖氛	颓庙残殿雨散风流	(136)
第二十二回	烤篝火更识真君子	陷地穴勇斗金钱豹	(142)
第二十三回	沉枯井无奈食豹肉	忆洞房警醒怜内助	(149)
第二十四回	老猎户洞穴救双雄	尹大侠崂山撞悬尸	(156)
第二十五回	夺洋炮向响遭冷枪	取弹头侠女忍医刀	(162)
第二十六回	郑州署院墙皮弹刀	开封古道绣花夺魂	(169)
第二十七回	奇花惊赏一纸天真	野草嗟蓬满目凄凉	(176)
第二十八回	拜上帝险些见上帝	敬真龙何尝畏真龙	(183)
第二十九回	尹教头怒惩饿虎兵	秋千鹤独闻女儿国	(190)
第三十回	小缸浴秋侠客受窘	大锅饭女臣民开心	(197)
第三十一回	窘中窘索娜观小足	险上险海客赏夷舞	(204)
第三十二回	观天葬心随神鸢翔	害珠玛魂灭面首帐	(210)
第三十三回	救情侣尹爷入虎口	刨仁兄狗神指迷津	(217)
第三十四回	系连带沙漠万里行	斗狂蛇毒窟一丝游	(224)
第三十五回	天山摘玉兰长英气	女河卧闹篷惊邪胆	(230)
第三十六回	莺晓庵多亏一柱香	开封府勾起千头绪	(237)
第三十七回	虚中虚虚拾判官笔	错上错错立衣冠冢	(244)
第三十八回	古井深埋葬多少谜	飞镖劲凝聚若干情	(251)
第三十九回	少林寺摇落木兰花	开封府遥忆珍妃井	(258)
第四十回	渡黄河品尝鲤鱼宴	登龙舟饱经浊浪险	(265)
第四十一回	暗救胡七入黄河水	明接皇驾取黄梁镇	(271)
第四十二回	拒蜜桃难消戍戍恨	驱乳娘露出真面目	(277)
第四十三回	尹教头领教葆艳乳	光绪帝重温黄梁梦	(283)
第四十四回	神游黄梁镇遇爱妃	斜倚席梦思慨英侠	(290)
第四十五回	识刺客英雄遭黑枪	警知音淑女深忧心	(297)
第四十六回	乱枪急力保皇銮驾	烈焰腾惊破鸳鸯梦	(304)

第一回 东归途慈禧忆绣鞋 黄轿中光绪怅枯井

这是一个凄凉的世界，万物凋零。

这是一个动乱的年月，人心惶惶。

慈禧疲惫地倚着黄轿的窗口，怅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天色黯淡，没有一丝浮云，也没有一个生灵。

世界上的生命似乎都窒息了。

就连西安城外的小河也显得瘦弱不堪。河床中心，像游丝般孱细的河水，在缓缓朝前呻吟着。

田野，一片枯黄，秋天应当是迷人的，可是这落叶，这麦梗残枯，看着叫人心烦。

慈禧的心如何不烦呢？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清军和声势浩大的义和拳众，闯进了北京城，摇撼着大清帝国的金銮宝座。那是一个战战兢兢的炎夏，她带着皇家行列如丧家之犬，开始令人耻辱的西遁。饱受侠客、土匪、大盗、匪兵、八国联军杀手的袭击，几次死里逃生，逢凶化吉。

想到这里，她抬眼望了望随行的一个汉子。他面目清癯，显得懦弱，然面两眼炯炯有神。他叫尹福，是清宫护卫武术教头，是八卦掌始祖董海川的大弟子。一路上多亏他过关斩将，化险为夷。

慈禧望着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那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皱纹，眼

前仿佛出现一个个问号：

尹福是皇上的武术教师，他跟自己是不是一条心呢？

他曾同情维新变法，是不是跟康有为、梁启超等乱党有瓜葛？

他会不会协助皇上加害于我，夺了江山？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她想起魏武帝曹操的这句名言。

马蹄有节奏地响着，重复着，显得枯燥、乏味。

虽然是在回京的路上，但自从西安城里出来，她的心里就没踏实过。

这一路上不知又有多少沟沟坎坎……

和约签了，款赔了，按照洋人的意图，主张抗战的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配新疆，永远监禁；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暂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消恤典；启季、徐承煜也即行革职……洋人满意了，息兵了，慈禧才算消停下来。

出西安城时可比两年前出北京德胜门时威风多了。八月二十四日，天色未明，军机、御前、六部、九卿及西安全城文武，均已齐集行宫伺候。当行李登车时，两宫循例召见了军机大臣，方始升舆。辰初三刻，前导马队先行，接着是太监，然后是领导侍卫内大臣开路，静鞭之响，黄轿出宫。头一乘是皇帝光绪，第二乘是慈禧，第三乘是皇后隆裕，第四乘是瑾妃，都挂起了轿帘，不禁臣民遥瞻。惟有第五乘黄轿的轿帘是放下的，内中坐的是大阿哥。黄轿之后便是以军机大臣为首的扈从大员，随后是各衙门的档案车辆，首尾相接，一直到十点才过完。一路上家家香花，户户灯彩，跪送大驾，十分气派。

慈禧想到两年西遁路上，解溲犯难，几个贵妃、宫女拢成一圈，轮流排泄，羞不堪言，窘不堪言，尬不堪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她记起走进一家农户，一个老妇人端坐炕上缝着一双小孩子的绣鞋。老妇人风采依旧，不紧不慢地说：“那是七十年前了，几个官人来到这儿，说是选妃子进宫，就把我选上了。可后来又不要我了，不然我没准儿也是个贵妃了，哈哈……”她问那老妇人：“您今年高寿了？”那老妇人回答：“男不问钱财，女不问芳龄呀。”她又问老妇人：“那您绣的小鞋……”老妇人叹口气说：“嗨，是给自个儿的，来世好有双鞋儿穿。我老了，就和这大清国一样，老了，不中用了……”

她对老妇人的话刻骨铭心。

老妇人的话就像鞭子抽在她的心上……

一个人翻身下马，是李莲英。

李莲英悄悄凑到窗前，小声说：“奴才李莲英给您请安了。”

“事情办妥了吗？”慈禧问。

“妥了，载澜那老贼答应了……”

“够了，还要声张出去怎么着？”

“不愁她不卖命！”

“下一站是哪儿？”

“骊山行宫，估摸着下午就能到了。”

“这倒是个吉祥的地方。”慈禧说完松了一口气。

此时光绪帝正坐第一乘黄轿里。两年他前他从北京城出逃时，虽然历经兵荒马乱，土匪骚扰，饥渴交加，但并不慌张，只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惆怅的情绪笼罩着他。珍妃惨死井下，使他濒临死亡的边缘。他就像一具躯壳，横陈于世，灵魂早

已出窍。珍妃的影子时常在脑际浮现，那甜甜的稚气的微笑，秀灵灵的脸蛋，袅如细柳的腰肢，活泼泼的笑语，让他恍惚朦胧。他多次想逃回京城，与洋人血战到底，留一世英名，死后与珍妃合葬一处，做一对鸳鸯鬼，让百姓知道他是抗战的英雄。虽然有个傀儡皇帝的奚名，但是死得壮哉，死得英勇，在中国历史的帝王录中，他的名字将闪烁光辉，在情史上也留下佳话。他也曾起过这个念头，逃回京城利用洋人重振朝纲，变法维新，让中国像日本一样富强繁荣。但是每当他接触慈禧那刀子似的目光，他犹豫了，胆怯了，失望了，浑身瘫软无力，头冒虚汗，就似虚脱一般。

他感到自己很孤单。

在西安栖身的两年中，他就像锁在笼中的云雀，缄默无言，像任人戏弄玩耍的木偶一般。如今要回京城了，他的心情愈加沉重，他仿佛已经看到太液池畔瀛台那黑漆漆的房屋，那昏惨惨的烛光，那形影相吊、茕茕孑立的日子。

他愈加心灰意冷。

他想到了那口井，漆黑无涯。

突然，一个闪电击入他的脑海：如果慈禧在东归路上遇到意外呢？端王的儿子大阿哥已失宠，他会不会重执实权呢？

他掀开轿帘，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可惜没有望到大雁，只瞥到一只孤鸟，凄凉地叫着，扑扇着翅膀，钻入密林之中……

此时，护驾的的清宫武术教头尹福正与武术教头“鼻子李”李瑞东并马而行。

李瑞东一路上气呼呼的，那些气催得他不停地打着嗝。

尹福笑道：“你吃了什么了，肚子里的东西一个劲儿往上翻。”

“太便宜洋鬼子了，他们杀我数万同胞，咱们又赔银子又割地，依我看大清的气数已尽。”

“小声点，别让人听见。”尹福小心地望了望四周，好在几个太监在数尺之隔无精打采地骑马前行，没有注意他俩。

“我就不明白，你保皇上，还保太后？”李瑞东小声嘀咕着。

尹福目光凝重，缓缓地说：“多少年来我何尝不想杀她？她垂帘听政，执掌朝廷大权，欺压百姓，陷害忠良，仅戊戌变法那年就杀害多少爱国志士。她挪用海军军费，在颐和园大兴土木，使国防空虚，兵力羸弱。老百姓盼的是一个清廉爱民的好皇上。可是她机关算尽，重用奸邪，使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两年前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清兵惨败，人心涣散，只有她还能威服群臣诸侯。她若一死，袁世凯、荣禄那班奸贼哪里肯听光绪的，势必天下大乱。洋人乘虚而入，瓜分领地，中华民族岂不哀哉？这岂不正中了洋人的诡计？……”尹福一口气说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李瑞东嗟叹道：“为帝难，为臣难，为人也难呀！”

“要知道，忍字头上一把刀，还要将刀往心头按啊！”尹福说完，又小心地望了望四周，见仍然无人偷听，才舒了一口气。

年逾六旬的尹福是八卦掌掌门人，姓尹，名福，字德安，号寿鹏，是直隶冀州漳淮村人。他幼年来到北京，成年后给人卖油条烧饼为生。尹福早年学过罗汉拳、弹腿等，后闻肃王府护卫总管董海川创练八卦掌名震京都，便拜董海川为师。董海川授他以八卦掌及刀剑之术。尹福天性聪慧，又有武功基础，几年后便掌握了八卦掌精髓。由于他面貌清秀，性情温厚，有文弱书生之态，故有“瘦尹”之称。尹福成名后，供职于宫廷，出入禁中，宫女、太监皆称他为老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闻听他的大名，也

曾跟随他学练八卦掌。董海川去世后，身为董海川大弟子的尹福便成为八卦掌这一武术门派的掌门人。京都从尹老先生学技者颇多，著名的有李永庆、马贵、居庆元、杨俊峰、门宝珍、宫宝田、曹钟声、何金奎等人。尹福在董海川所授八卦掌的基础上创立了尹氏八卦掌。

两年前太监总管李莲英请尹福为皇家行列护驾，西遁西安，一路上真是历尽艰险，饱尝寒霜。皇家行列先后遭到燕山大盗黑旋风、八国联军杀手黛娜、“臂圣”张策、恒山于莺晓、“神腿”杜心武、神偷乔摘星等人的袭击，险象环生，跌宕起伏。

尹福望着灰暗的远山，想道：“尹福啊，尹福，将来后人不知如何评价你这西遁之行，是褒？是贬？只有青史知晓。如今唯一能够知道自己委屈的就是鼻子李了。‘眼镜程’程廷华两年前被德国鬼子杀死了；大闹马宗堡的‘小辫梁’梁振辅逃出死牢后，也不知逃匿何处；‘翠花刘’刘凤春、‘贼腿’施纪栋等弟兄不知下落如何；他的弟子们也不知命运如何。那个恐怖的北京城，洋人逢男人就打就杀，逢女人就奸就淫。唉，软弱的朝廷，谁叫皇上不中用？……”

这时，皇家行列中引起一片骚动。尹福、李瑞东看到一个王爷福晋双手按捺着肚子，扑到慈禧的黄轿前。

第二回 华清宫醉听名胜史 始皇陵险遇火龙灾

王爷福晋脸色苍白，一双秀眼闪动着大颗的泪珠，叫道：“我……我实在受不住了……”

一个王爷上前朝福晋摆着手，跪蹲在轿前，说道：“老佛爷恕罪，我的爱妻就要临产了。”

黄轿内传出慈禧的声音：“行了，瞧你们这份德行，不愿随我一起回去的，回西安当婊子去！”

王爷和福晋听了，面面相觑，唬得不敢吱声了，王爷扯着福晋退缩而去。

李瑞东叹息一声，对尹福说：“这年月真是苦了妇人们。”

尹福望着大腹便便的福晋，说道：“这比西逃的情景好多了。”

下午三点多钟，骊山宫已遥遥在望了。

这是一座秀丽的山峰，覆盖着蓊郁的绿树，绿树丛中透出金碧辉煌的殿宇，在阳光的照耀下，泛出一片金灿灿的光辉。它不像太行山那样瘦骨嶙峋，不似华山峭拔险峻，也不像五台山那般平缓圆滑，更不似黄山肌肤丰腴，而像一幅娴静娟秀的工笔画，透出富贵的气息。

夹径而上，皇家行列缓缓进了华清宫，大家争先观赏华清池的神韵。水波涟漪，虽是残荷败叶，却显得凝重。华清池做为历

代帝王行宫别墅和游览地，已有三千年历史。远在西周，周幽王即在此设离宫；秦代始皇帝又筑骊山宫；汉武帝扩建离宫；隋文帝开皇三年重新润色；唐太宗广建宫阁，起名“汤泉宫”；唐玄宗天宝六年大兴土木，沿山广筑宫宇，易名“华清宫”。当年华清宫富丽堂皇，有四门、十殿、四楼、二阁、五汤之盛，并有舞马、踢毽、斗鸡诸场地。天宝年间，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华清宫遭受兵燹之灾，清初又予重建。

此处已是临潼县管辖，负责打前站的吴永已找到临潼县令夏良材，夏良材将慈禧、光绪、隆裕、瑾妃等人安顿在瑶光楼，又将众人安顿在观风楼、四圣殿等处。吴永见夏良材安排草率，前脚来，后脚走，不由怒道：“从古到今，你这个县官是小母鸡撒尿——独一份，鸡毛挂在树上——好大的胆子！”

“良材该死，不过死不瞑目。”夏良材哭丧着脸说：“王公大臣的护卫随从，跟走马灯一般，把预备的东西都抱走了，地方太苦，时间仓促，实在无能为力。”

“你那些随从呢？”吴永问。

“随从顶个屁用！那些来人有的拿着洋枪，动不动，一开枪，脑袋留下碗大的疤，谁敢惹他们。”

“你说的是实话？”

“敢拿脑袋担保……”

正说着，李莲英走过来：“老佛爷叫县令过去问话。”

鼠头鼠脑的夏良材跟着李莲英走进瑶光楼，慈禧正倚在太师椅上，贴身宫女荣子轻轻地给她捶着背。

夏良材慌忙跪地：“奴才夏良材给老佛爷请安！”

“免了。”慈禧无精打采地睁开疲倦的双眼，瞅着眼前这个土里土气的地方官。

“坐吧。”慈禧懒洋洋地说。

夏良材坐在旁边一个硬木凳上，心里像浮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你问你，依秦始皇这雄才大略，超凡的气概，为何在名列五岳之外的骊山建陵？”

夏良材眨巴眼睛，小心地回答：“奴才以为，不仅是秦始皇陵、唐太宗昭陵以至历代帝王陵墓，选穴时都要选莲华穴。除武则天例外，她选的是女娲穴。骊山民间千古有话，说秦始皇睡的是莲花宝穴，秦始皇陵园地形恰似一朵向阳莲花，又称向阳芙蓉。南从九龙顶入祖庙俯视，山梁峁相对曲拱，包裹秦陵，如同莲花瓣儿包着莲台花蕊，始皇真陵正居莲台之上。从北方南望，渭曲为莲座，龙河以西，霸河之东，河沟渠川相向曲弧，对称环抱，恰成莲花形状，秦始皇陵正居华蕊之上，因此唐人又称这福穴宝地为九龙河护玉莲房。”

慈禧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骊山之名从何而来”

夏良材振振有词答道：“骊山，一名蓝田，其阳多玉，其阴多金，秦置郿邑。骊山秀丽，甲于关中。峰高有路，西接终南，襟灞桥，其南则走蓝田道也。玉山隐然在望，北俯渭水，凡帆如府而材木石炭之用饶焉。东控鸿门，星使尘埃积路，盖西京以来称冲要之地。”

慈禧又问：“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长恨歌》，写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当初他们居住的长生殿现在何处？”

“长生殿在昭阳门以北山腰，金沙洞之右。”

“为何不让我们在长生殿歇息？”

“自从安史之乱，唐明皇携杨贵妃西逃，杨贵妃被缢马嵬坡，长生殿便时常闹鬼，夜半时分常听到鬼哭狼嚎，人们说是杨贵妃

的幽魂不散。从此殿宇颓败，荒草丛生，无人敢住。”

“哦，原来还有这等事。”慈禧听了，有点毛发悚然。

“那么当年有名的贵妃池又在何处呢？”

“在骊山山腰林荫深处，华清宫芙蓉汤旧址，昔日‘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在此处‘温泉水清洗凝脂’，屋顶有一飞霜阁又称凉发台。杨贵妃沐浴完毕，便登台赏景凉发。骊山温泉自古有名，它是自然之经方，天地之元医，怀疾枕病人，无不来此疗苦于斯水。温泉对关节炎、风湿、消化不良、皮肤病等疗效尤好。”

慈禧听了，顿觉神清气爽，耳畔仿佛听到泉水淙淙之音，不觉来了兴致：“骊山如此美景佳泉，我们可以多住几日。”

李莲英在一旁听了，劝道：“老佛爷，北京城皇宫里还等着您拿大主意呢，况且战火方息，民间不宁，这一路上杀机四伏，在此处不能久留。”

慈禧沉吟片刻，说道：“那今晚就去游秦始皇陵，我要拜一拜这千古大帝。”

晚上吃过饭，慈禧带着光绪、隆裕、瑾妃等人，在五百兵丁护卫下，随夏良材来到秦始皇陵。尹福、李瑞东等人也随同护驾。

秦始皇陵南倚骊山，北临渭水，果然气魄宏伟。慈禧下了黄轿与夏良材等人信步登阶而上。西侧蒿草摇曳，幡纸飘荡。陵东有片洼地，传来一片蛙声。

夏良材说道：“据《史记》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葬礼隆重，秦二世下令，凡宫中未生子的

宫女，全数殉葬，所有在墓内修造的工匠全部封埋。”

慈禧望着这黑黝黝的陵园，似乎感到一股气正在升腾。想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横戈跃马，刀光剑影，气吞万里如虎。他又统一法律、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强化中央集权，重农抑商，如今僵驱骊山，但称雄于世。想到大清王朝日薄西山，凄凄惨惨寂寂，内忧外患，日夜不寐，自己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的传闻不径而走，路人皆知。光绪与自己同床异梦，八旗子弟沉湎酒色，一蹶不振。洋人盛气凌人，变本加厉，将无数魔爪压来。

她感到一阵窒息，几乎晕厥。

李莲英慌忙将她扶住，关切地问道：“怎么了？老佛爷。”

“没，没什么。”慈禧苦笑着，站稳了脚跟，任凭夜风吹拂着她的衣摆。

光绪望着陵区景色，倒增了几分阳刚之气，他舒展着自己的手臂，激动地踱来踱去。瑾妃小心地扯了扯他的衣襟，他没有理会。他在长满杂草的石阶中小跑了几步，抑扬顿挫地吟道：“秦皇按剑，视天下诸侯，几杯粪土。驾馭神兵百万，势如雪崩疾雨。中原摇撼，六国顿首，神州归一旗。堂堂皇皇，阳刚之气高勒。可惜气冲霄汉，两朝之久，便灰飞烟灭。阿房宫旧址何在？空有宫女花雨。重执干戈，顿蹄并辔，泉台旌旗立，但听钲鼓，一时神龙复活！……”

慈禧瞟了光绪一眼，黯然进了黄轿，余下人见慈禧面有怒色，只好返回。

皇家行列刚走至陵下，忽见陵墓两侧出现两簇鬼火。

尹福见了，不由高呼：“小心！”

两团鬼火似两条火龙，从两侧朝慈禧坐的黄轿扑来。

尹福、李瑞东连发数镖，无济于事。